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4)01-0129-(09)

先秦汉语“也”字判断句的由来

——来自语言接触的证据

鹿钦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 200433)

摘要: 原始汉藏语早在炎黄时代就开始分化了, 羌(藏)人最早分化出去。周、商语言同出原始汉藏语, 但由于周人在夏末殷初时“窜于戎狄”500年之久, 待周人建国回归中原时, 羌人语言已经独立发展了2500年至3000年。周人的语言必定深受羌人语言的影响。“也”字判断句不见于甲骨文和《尚书》, 在西周时期爆发式出现, 最大的可能就是它通过周人借自羌人语言。从音韵上看, “也”的上古音韵表现(*lag)与藏文中的判断词lags是对应的; 从形式上看, 典型的“也”字判断句的类型和藏缅语的类型也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认为, “也”字判断句来源于上古时代的羌人语言, 它不是汉语内部自发形成的, 也并非汉藏同源现象, 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接触现象。

关键词: 也; 判断词; 语言接触

一、先秦汉语“也”字判断句概说

1. 先秦汉语判断句类型及其历史层次

前人对先秦汉语的判断句(judgement sentence)的类型有过充分总结, 较有代表性的有杨伯峻、何乐士(1994: 705-719)、向熹(2010: 241)、洪波(2000)等。洪波(2000)对于我们极有启发性,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分析了先秦判断句的类型, 其中肯定判断句包括四种类型:

A. (Np) + Np

(1) 祈父, 予王之爪牙。(《小雅·

祈父》)

B. (Np) + 惟^① + Np

(2) 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大雅·生民》)

C. (Np) + 为 + Np

(3)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D. (Np) + Np + 也

(4) 以大事小者, 乐天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据洪波(2000)考察, 以上四种类型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 从殷商到西周只有A、B两种类型, 春秋时期开始出现C型和D型, 其

收稿日期: 2013-12-10

基金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鹿钦俊, 男, 山东高密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及国际汉语教学语法研究。

中C型始见于《论语》^②,D型始见于《诗经》的《国风》。洪文指出,先秦判断句是有时间层次性的,殷商西周是一个阶段,春秋战国是另一个阶段。从前一个阶段到后一个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兴替变化。在前一阶段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B型到春秋时期使用频率急剧下降,战国时期基本消亡。A型在《国风》里使用频率还相当高,自《论语》以下使用频率也同样急剧萎缩。A、B两型与C、D两型之间存在着历史兴替的关系。C、D两型都产生于春秋时期,但使用频率相差悬殊。D型自产生之后很快即成垄断之势,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判断句的优势形式;但是C型的使用频率一直都不高,与D型完全不成比例。

2. “也”是判断词而非语气词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先秦汉语D型判断句,也就是本文所称的“也”字判断句,为何不见于春秋以前,而在春秋以后却爆发式地产生?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认清“也”字的性质和地位。

《说文·儿部》:“也,𠄎,女阴也。象形。”段注“此篆女阴是本义,假借为语词。”王筠《文字蒙求》:“也,古匜字。沃盥器也。”容庚《金文编》:“也,与它为一字。”^③从这些解释来看,“也”字本义与判断句中的“也”语义上毫无瓜葛,当为假借无疑。

它可以分布在句子的主语之后,也可以分布在句子的末尾。当分布在句子末尾时,用于判断句中和非判断句中皆可(洪波 2000),例如:

(5)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

(6)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抑》)

(7)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传统语法认为,“也”是古汉语中的语气词。然而,春秋以来通用的语气词“乎”、“哉”、“矣”、“已”、“焉”、“猗”、“若”、“尔”从甲骨文、金文时期便开始出现,最晚到《尚书》时就齐备了(管燮初,1981:170-171)。然而,无论哪一个“也”字,都不见于甲骨文、金文,甚至也不见于《尚书》,最早见于《诗经》的部分篇章中(向熹,2010:242;洪波,2000)。据史家考证,《诗经》的创作年代可定

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或稍晚;总的来说,《颂》创作年代较早,而《雅》、《风》较晚,《风》尤晚(参见李家树,1987)。而洪波(2000)指出,句末的“也”字最早见于《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但用得较少;到《国风》里就多起来了,“也”用于判断句也初见于《国风》。《论语》以下“也”的使用频率就更高了。可见,句末“也”字可以说是在春秋时期爆发式地出现的,它和其他的常见语气词出现的年代不甚匹配。可以认为,把“也”视为语气词是很值得怀疑的。理由如下:

第一,李佐丰(2004:222-225)总结了“也”字的6种常见用法,其中最常用的为表示“论断”(占71%)。在李氏的系统里,论断句,尤其是“也”字煞句的论断句即为判断句,也就是说“也”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判断句中。李佐丰指出“人们常说‘也’是个表示肯定或表示确信不疑的语气词,同时又指出在现代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语气词,就是因为这个表示决断的‘也’本来就不是个表示肯定的语气词。”因此,李佐丰并不把“也”视为语气词,而是视为决断词。

第二,在先秦判断句诸种类型中,“Np+Np”型在春秋时期的《国风》里使用频率还相当高,但当“Np+Np+也”型出现以后,前者数量就很少见了,后者就形成了垄断之势。这一点王力(1980:345-346)、向熹(2010:242)、洪波(2000)都有所论及。显然,在“Np+Np+也”型诞生之后,“也”字在判断句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仅起语气作用的功能词,它的强势频率暗示它本就是一个判断词(judgment verb)而非语气词。

第三,洪波(2000)指出,先秦汉语“也”字判断句与“为”字判断句几乎同时代出现,可是两者不在同一句中中共现,形成互补分布。可见,两者在功能上其实是平等的,“为”既是判断词(王力1937),“也”当然也同为判断词。

第四,洪波(2000)观察到,在陈述判断句中,当“也”与其他陈述语气词“矣”、“焉”共现时,“也”总是分布在最前面,从不后置(赵长才1995);在疑问、反问判断句中,当“也”与其他疑问语气词“与”、“乎”、“哉”等共现时,“也”仍总是分布在最前面,从不后置。众所周知,汉语的语气词总是后置的,上述现象说明“也”不是语气词

而是判断词,语气词作用于整个句子,所以只能后置,而判断词作用于宾语(或称“表语”),它必须紧紧依靠宾语。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先秦汉语判断句中的“也”字并非传统上认为的语气词,而是一个地道的判断词。

3. VO 型语言与判断词后置之间的矛盾

对于上古汉语的词序类型,当前国际语言学的主流看法仍然是认为上古汉语是 SVO 型的语言。然而,如果承认“也”字是判断词,那么判断词出现在宾语之后又如何解释呢?宋金兰(1999)、洪波(2000)都表示这与语言接触有关,“也”是在古藏缅语的影响下产生的。

西田龙雄(1987A: 117)认为,从甲骨文和青铜碑铭来看商朝的语言是 SVO 型,但是早期周朝的语言原先有 SOV 型的词序,而这个词序是藏缅语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特征。早期的周部族从前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后来从商人那里借用了一套书写系统,成为商部族文化区域中的一个成员,结果,周语在商语书写系统的影响下由 SOV 型变成 SVO 型。俞敏(1999: 213)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周朝人最早的作品里有好些古语言的遗迹。《诗》里有管柔软的桑树条叫“桑柔”,管大道边叫“周行”,管林子当中叫“中林”的(《卷耳》、《兔置》篇)还有“中唐”……《尚书·康诰》管华夏族的领土叫“区夏”。就是说,附加语放在后头。这和西藏话管汉人叫“rgyanag”黑色的(是指穿黑衣服)jiä(夏?)一样。姜原无非是高“原”上的“姜”罢了。看起来后稷也应该是“稷后”——庄稼大王。他的后代有个“公刘”(照后来的习惯该叫刘公)……

俞敏的这段话讲的是体词向心结构(endo-centric structure)中修饰语和中心语(head)的语序问题。语序类型学(word order typology)在汉语中总是发现反例,比如格林伯格(Greenberg, 1963)提出了一系列语序的蕴含性共性:

- a. VSO/Pr/NG/NA
- b. SVO/Pr/NG/NA
- c. SOV/Po/GN/AN
- d. SOV/ Po/GN/NA

若说上古汉语是 VO 型语言,那么它应当是所有格在名词后(NG),体词向心结构的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后(NA),但显然这两项都与上古汉语的实际情况不符。然而,上古汉语若曾是 OV 型语言,或者曾受过 OV 型语言的深刻影响,则 NA 这种结构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俞敏所讲的上古汉语体词向心结构多有 NA 型的现象,恰恰与西田龙雄所指出的深深影响上古汉语的 OV 语言在语序类型上是和谐的。

如果说上古汉语有 SOV 的历史的话,那么“也”作为句末的判断词就可信了。汉语的 OV 历史是古藏缅语的特征,在历史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眼中,周人正与古藏缅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周语、古藏缅语与上古汉语

1. 周、羌两族同源

关于周人族源及其语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历史语言学家早有讨论,虽然争议尚存,但大多数学者相信周人与羌人同属一个民族。

徐中舒(1979)认为“周与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文化还停留在粗耕阶段,风俗习惯与戎狄无异,因而遂名之为狐(胡),为戎,为狄。”也就是说,周、戎同出华夏,族源统一,语言自当无异。徐中舒所称“白狄”与后文提到的“姜”当为同一种系民族。

潘其风(1989)指出“火烧沟类型文化被认为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甘肃史前组中包含有辛店和寺洼的颅骨资料,辛店文化亦可能是羌族的一支,而寺洼文化被认为可能是周人的一支。而从西周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火烧沟组和甘肃史前组相接近这一现象来看,文献中对周、羌两族关系的记载可能并非是子虚乌有的传说。”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的证据大大提高了周、羌两族同源说的可信度。吴安其(2002: 51)据此认为,最初的周人与黄河上游地区的古藏缅人在人种上比较接近。

余敏(1980)绕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途径,通过古代典籍来寻找汉藏两族人及语言同源的证据。《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蟫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

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余敏据此认为炎黄乃两个部族,他们本从一个母系氏族“有蟠氏”派生出来。炎、黄后代同时向东迁移,留在西北的便是后来的诸戎,即羌(姜),也就是后来的藏族。周人姬姓,是与夏人、羌人(藏人)更近的兄弟民族,而商人是子姓民族。俞敏没有交代周语、商语的关系,但指出商语(卜辞)语系未定。

白保罗(Benedict,1984:181)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周朝人可能操某种汉藏语言,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白氏认为周人和商人是两个民族,周语为某种汉藏语,而商语为非汉藏语。西田龙雄(1987A:171)赞成这一观点,并认为商朝语言系属未定,但早期周语是属于藏缅语的,至少和藏缅语非常接近,只是借用了商人的文字系统而已。

这样的话,我们似乎必须面对两条结论:第一,周、羌(藏)两族同源,语言相通;第二,周与商未必同源,语言也各异,但周人在文化上要落后于商人,因此周人统治中国之后语言上采用了商人的语言及文字。^④这样说来,后来的汉语还是以商语为根本的,周语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商语产生

了一些影响,那么汉藏同源假说就站不住脚,甲骨文所反应的谐声现象也就不能作为上古语音史的材料基础。这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要回到汉藏同源假设,那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周人、商人本来同源,只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周人族群和商人族群长久分离的状态,这一过程造成两种语言的距离加大,当周人统治中国以后,周语和商语之间已经存在一定差别。汉语史籍中的记载可以支持这一假设。

2. 周人“窜于戎狄”对汉语的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⑤“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⑥《五帝本纪》:“颛顼父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如果《史记》的记载不虚,按照父系论,后稷、契、尧、舜、禹均属黄帝(姬姓)家族世系,其图谱大致如图1:



图1 黄帝(姬姓)家族世系

这样,从父系角度看,周人与商人原本也是一家,周人语言与商人语言同源的可能性极大,这种同源的基础可以认为就是原始汉藏语。

然而,要知道羌人从炎黄社团中分离出去的时间要早得多。炎帝神农氏(姜姓)曾一路东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神农氏,姜姓也……初都陈,又徙鲁。”按照俞敏(1980)的推测,在向东迁徙的时候,姜部族留在西北的就叫羌。向熹(2002)认为,炎黄两部族在东迁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留在西方;一部分人南下今四川、西藏境地,成为后来的游牧民族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研究报告》的结论,夏建立于公元前

2070年,商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夏记年471年。关于炎黄生活的时代学术界至今还未有定论,最新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至夏王朝建立的两千年之间,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严文明主编,2006:44)。这样的话,至夏末,羌人独居西北的历史可能要在2000年至2500年左右。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也说“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里指明了不窋奔戎狄的时代是在夏末商初。《国

语》韦昭注“尧封弃于郟,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郟,郟西接戎,北近狄也。”《括地志》云“宁、庆、原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这些史籍都明确记载了周人“窜于戎狄”的历史。《史记·周本纪》所载姬周族自后稷至文王传 15 世: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隰—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江林昌(1999)考证,姬周族从不窋开始至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为止,“窜于戎狄之间”的时间有 500 年之久。这样说来,等到周建国,周人从戎狄带回来的周语自然深受羌人语言影响,而此时的羌人语言已经与原始汉藏语分离了 2500 年至 3000 年之久。那么周人回归中原之后,其周语的面貌自然已经与原始汉语相去甚远,与商人讲的汉语之间的区别应该更大。

3. 基本结论

商人与周人语言同出于原始汉藏语;羌人语言(古藏缅语)从原始汉藏语分离出去较早,到周克商,羌人语言已经至少独立发展了两三千年。夏之前,羌语与汉语同源;羌语独立发展若干年之后周人与羌人共居 500 年,语言上发生深度接触,互相影响;周人建国再次回归中原时,其带回来的语言已经深受古藏缅语影响,其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周人从戎狄回到中国时的语言肯定和当时中国的“官方”语言商语不同,因为商人的文化在当时是有优势的——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在文化上商更占上风,尽管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周以后的汉语是在商人语言的基础上融入了周人语言的成分。商人的语言是底层或主干,后被周语覆盖,周语的一些要素进入商语,汉语几千年的传统就开始进入纪元。这样看来,西周以后的汉语其实都应该看成是混合语,至少是部分混合的语言。这种混合是亲属语言之间的影响,打个比方来说,相当于今天北京话的部分要素深受广东话或其他方言的影响。

商人语言作为底层,受了周人语言的影响,当然吸纳了其他民族语言的成分,最终形成西周以来的汉语传统。

三、判断词“也”是古藏缅语的语言成分

这里似乎可以得出答案了。既然甲骨文到《尚书》不见“也”字,西周以后“也”字爆发式出现,说明“也”很可能不是原始汉语中的成分,这让我们想到了它是周人从羌人语言中借来的。

接下来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羌人语言是古藏缅语,那么今天的藏语或书面藏文中是否存在和西周“也”相当的判断词呢?答案是肯定的。

1. “也”与藏语的 lags

宋金兰(1999)指出,先秦汉语“也”字句的基本句型与诸多藏缅语族语言后置型判断句的基本句型存在着成系统、整齐的对立关系。她的结论是先秦汉语的“也”与藏语中的后置判断词有关联。洪波(2000)认为,“也”无论从音韵还是从功能上看,似可与藏语的判断词“red”(今拉萨话为“re”)相比较。

宋金兰、洪波先后指出“也”与藏语中的判断词在功能上存在对应关系,^⑦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洪波的例证是有问题的,因为用上古的“也”和今天藏语的“red(re)”来对,这个比较层未免过近。据周炜(2000: 150-154)考察,从最早的藏文文献敦煌文书到 15 世纪传记文献中,^⑧藏文判断词基本都用“yin”,不用“red”,偶尔使用“lags”。既然早期藏语中不用“red”,那么它一定是后起的,与上古汉语比较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藏语中“lags”一词,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介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目前发现的一个藏语中较早的判断词。张军(2005: 153)指出,《长庆会盟碑》(公元 823 年)同时代有判断词“lags”。马学良(2003: P132)也提到了“lags”是藏语中较早的一个判断词。例如:

(8) ṅakji ni rkoŋ po dkarpo lags

- so

聂其(者) 工布 噶波 是(也)

可以认为,上古汉语判断词“也”很有可能与藏语“lags”是同源的。下面来分析一下“也”的音韵地位。

首先,“也”字声母为以母(喻四),李方桂、周法高构拟成^{*}r,而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施向东(2000: 24)等人都主张把喻四拟

成^{*} l,如此“也”的声母正好和“lags”声母相同。

其次,关于“也”字上古韵部,归部稍有参差。董同龢(1944)、周法高(1973)的上古音系统均以“也”为鱼部;而郑张尚芳(2003)、潘悟云(2000)将“也”归入歌部;王力的系统比较暧昧,王力(1980:77)在谈鱼部元音发展时以“也”为例,而同时以王力的系统为基础,郭锡良(2010:57)、李珍华等(1999:317)将“也”归入歌部,唐作藩(1982:153)则将之归入鱼部;李方桂(1971)的系统因缺少线索,暂时难以确定“也”在其系统内归部如何。“也”韵部的归属目前似乎还未有定论。不过,无论是鱼部还是歌部,“也”韵母的主要元音均是^{*} a,只是在韵尾方面有差异。各学者的拟音大致如表1:

表1 鱼部、歌部拟音对照表

	鱼部	歌部
李	* aŋ	* ar
王	* a	* ai
董	* jaŋ	* a
周	* aŋ	* a
郑张/潘	* a	* al/* aal

若“也”为鱼部,李、董、周均为其拟出了带有舌根塞音(^{*} -g)或擦音(^{*} -x)的韵尾。综合前人意见,这里将上古以母拟为^{*} l,鱼部主要元音拟为^{*} a,韵尾拟为^{*} -g。这样,“也”的上古音即为^{*} lag,与藏文“lags”相匹配。

无独有偶,郑张尚芳(2005:453)指出,《说文》古义“腋”为“腋下”,“腋”(铎部)* klaag、“亦”(腋的本字,铎部)* laag古同源,都对应于藏文的“lag”(手),^⑨音韵关系上的证据加强了上古“也”^{*} lag对藏文判断词“lags”的可能性。

此外,六朝以来“也”作为表示类同的副词代替了上古的“亦”,“也”是如何语法化为类同副词的至今还是个谜(杨荣祥,2005:104)。现在看来,“也”和“亦”在上古时期原本音同或音近,“也”后来成为类同副词并不是语义演变或语法化的结果,“也”字很可能只是以“亦”的假借字身份出现在早期书面俗文学中而已。当然,两者语音演变的路线不同造成后来口语中读音的差异,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邢公畹晚年立足于汉藏语同源词“音韵形式

和意义上的多层联系”,建立了“语义学比较法”,以区别于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以语法形态作为比较基础的“形态学比较法”。^⑩可以认为,汉藏语中“也”、“腋”、“亦”等字与藏语“lag”的对应,正反映了邢氏所提出的“深层对应”(见邢公畹,1999:2)(见表2)。

表2 上古汉语“也”、“亦”与藏文对应关系

上古汉语	藏文
* lag“也”	lags“判断词”
* laag“亦”	lag“手”

判断词“也”与表手臂义“亦”在上古甚至直到中古早期还是同音或近音字,两者在意义上不同,但音韵相关;与此同时,藏文中的意义和音韵也同时与汉语对应。然而,并不因为这种深层对应关系就判断上古汉语“也”与藏文判断词“lags”存在同源关系,我们认为这种深层对应现象是深度接触下的借用造成的,当然这种借用是亲属语言之间的借用。

同时,上古鱼、铎部字与藏文相对者不在少数,兹举数例以作旁证(表3)。

表3 上古鱼、铎部字与藏文对照表

上古音	汉字	藏文	藏义
1 * ngjag	“语”	ngag dngags	“语言”
2 * gragʔ	“夏”	rgya	“广大、旱地、网、胡须”
3 * tshak	“错”	tshags	“保存、储”
4 * prag	“豕”	phag	“猪”
5 * kjag	“举”	bkjag	“举、抬”
6 * pljag	“膚”	lpags	“皮肤、外皮” ^⑪

2. “也”字判断句的典型形式与藏缅语判断句同构

若认为“也”是与藏文“lags”同源的判断词,那么还必须证明的是,“也”字判断句与藏缅语判断句在结构类型上是一致的。

王力(1980:345-346)、向熹(2010:242)都认为,上古汉语“也”字判断句最常见、最典型的形式是“……者;……也”。例如:

(9) 里长者,里之仁人也。(《墨子·尚同上》)

(10) 夫将者,国之辅也。(《孙子·

谋攻》)

关于“者”的功能,太田辰夫(1987: 180)在谈到“也”字判断句时曾表示“主语后面一个短的停顿在实际上可能是必要的。假如认为单靠停顿来表示主语还不够,于是就用‘者’。因为‘者’有提示作用,所以,靠它可以表示它前面的词是主语。”太田认为判断句中“者”的功能是提示主语,我们认为这里的主语更适合被称为话题(topic)。也就是说,上古汉语“也”字判断句的典型形式

是:

NP₁ + 者 话题标记 + NP₂ + 也 判断词

张军(2005: 128)指出,“藏缅语有一种在判断句中使用话题标记的倾向,通常在前项之后加上话题标记,既突出判断对象,又与后项形成语音间隔,形成较为明显的话题-述题结构”。其实,据观察,不仅和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如此,北方阿尔泰语中很多语言的典型的判断句类型也都是如此,例如表4:

表4 藏缅语及北方阿尔泰语中典型判断句类型

语系	语种	典型判断句类型实例
藏缅语	古藏语	ŋakji ni rkoŋ po dkarpo laqs - so(聂其是工布噶波)
	羌语	qa ⁵⁵ z ⁰ o ⁵⁵ ko ⁵⁵ ko ⁵⁵ i ³³ tɕai ⁵¹ faŋ ¹⁵ tɕyn ⁵⁵ ty ³³ (我的哥哥是解放军)
	景颇语	ŋai ³³ ko ³¹ tɕiŋ ³¹ pho ³¹ ɣai ⁵⁵ n ³¹ ŋai ³³ (我是景颇人)
	基诺语	ɕe ³³ s ³³ do ⁵⁵ tshi ⁴⁴ ŋə ⁴² a(这是毒药)(这是毒药)
	傣傣语	yo ³⁵ ŋi ³¹ ɣo ⁴⁴ ma ⁴⁴ ŋua ³³ sa ⁵⁵ ŋa ³³ (那两个是我的侄儿)
阿尔泰语	满语	那 两 个 话题标记 我的 侄儿 是 ^② tere oci eyun inu(她是姐姐)
	朝鲜语 ^④	她 话题标记 姐姐 是 ^③ i tɕip ɔn kisuksa i ta(这房子是宿舍) 这 房子 话题标记 宿舍 是 句末助词 ^⑤

从判断句类型看,上古“NP₁ + 者 话题标记 + NP₂ + 也 判断词”这种形式与藏缅语完全同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判断词“也”及“也”字判断句型本身就来自古藏缅语。

四、结论与余语

1. 结论

综上,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原始汉藏语早在炎黄时代就开始分化,羌人最早分化出去。周、商语言本来同出原始汉藏语,但由于周人在夏末殷初时“窜于戎狄”500年之久,待周人建国回归中原时,羌人语言已经独立发展了2500年至3000年。周人的语言必定深受羌人语言的影响,建国后的周虽采用了商人的语言和文字,但其中也必定会有羌人语言的若干成分。

第二,“也”字判断句不见于甲骨文,在西周时期爆发式出现,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来自周人的

语言。以历史比较的眼光看,“也”的上古音韵表现(*lag)与藏文中的判断词“lags”是对应的;从形式上看,典型的“也”字判断句的类型和藏缅语甚至是与藏缅语类型一致的阿尔泰语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认为,“也”字判断句来源于上古时代的羌人语言,它不是汉语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语言接触的现象。

2. 余语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语言的演变尤其可以印证这条历史规律。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原理只讲语言分化,而语言接触理论格外强调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实,真实的语言状态既有分化带来的创新,也有接触带来的创新,汉藏语的分分合合便是生动的写照。“也”字判断句来自藏语,但显然不是同源现象,而是接触现象。

历史语法学关注语法的演变。语法演变既可以是语言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也可以是在其他语言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历史语

言学界的共识。在中国,成功地运用语言接触理论解决语法演变问题的代表性学者有余志鸿、江蓝生等。前人解决的问题大多集中在近代汉语层面,主要解决的是汉语与阿尔泰语之间的接触问题,在上古层面运用接触理论解决语法演变的成功案例还比较少见。一般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在语言类型上差得太远,同源词方面好比,语法方面可比之处不多。其实,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接触从未中断,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汉、藏语的语法演变可以得到许多不同寻常的认识。

注释:

- ①甲骨文中写作“隹”“𠄎”,《尚书》写作“惟”,《诗经》写作“维”,战国文字多写作“唯”。洪文用“惟”代表。
- ②向熹(2010:243)认为,C型这种判断句类型已见于《尚书》和《诗经》,但是没有举例说明。据我们考察,没有发现上述典籍中有此种句型,故本文仍从洪波的意见。
- ③据《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第50页。
- ④西田龙雄(1987A:117)基本持此观点。吴安其(2002:52)也认为,周人在西周之前已经开始把商人的语言作为“普通话”,同时也作为统治国家的语言。
- ⑤本文引书均为常见典籍,故不特别注明版本。
- ⑥放勋即帝尧。
- ⑦拙文《汉语和藏缅语判断句类型的比较研究》中有比较全面的阐述。
- ⑧根据西天龙雄(1987)、王尧(1982及2004)等人的意见,有文字记载的藏文始于7世纪的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吐蕃碑铭等。
- ⑨藏文里“lag”有“手”义,见8世纪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碑文载于王尧《吐蕃金石录》。缅文 lak⁴ 义为“手,袖子”,见黄树先(2003:74),是为旁证。
- ⑩邢公畹的“语义学比较法”是在《汉台语比较手册·前言》中集中提出的。
- ⑪1-3例来自施向东(2000)A-6例来自邢公畹(2001)。
- ⑫羌、景颇、基诺、傣语例句分别引自张军(2005:52,54,58)。
- ⑬沈原(1989)。传统的满语语法认为满语的判断词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在主语后,即 serengge/oci/seci;一个在句末,即 inu 和 waka。但也有人认为(如沈原,1989)前者不是判断词,因为除去前者判断句仍然成立,除去后者则不可。沈原(1989)甚至提出满语中的 oci/seci 可以和古代汉语判断句中的“者”相对。唐均(2005)直接提出满语中的 serengge/oci/seci 的功能不是判断,而是凸显主题。本文赞成把这一成分看成话题标记的观点。
- ⑭朝鲜语系属未定,一种意见是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
- ⑮宣德五、金祥元、赵习《朝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参考文献:

- [1] 崔永东. 西周金文虚词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 董同龢. 上古音韵表稿[M]. 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石印,194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之廿一,1967.
- [3] 管燮初.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4] 郭锡良. 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A]. 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5] 郭锡良. 汉语史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6] 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7] 洪波. 先秦判断句的几个问题[J]. 南开学报(哲社版),2000(5).
- [8] 黄树先. 汉缅语比较研究[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 [9] 江林昌. 姬周族“窜于戎狄之间”与泾水流域考古遗存[J]. 齐鲁学刊,1999(5).
- [10]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 [11] 李珍华、周长楫. 汉字古今音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2] 李家树. 《诗经》制作年代维·略[J]. 中州学刊,1987(5).
- [13] 马学良. 汉藏语概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14] 潘其风. 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A].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15]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M]. 北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16] 沈原. 论满语的判断句[J]. 满语研究,1989(1).
- [17] 施向东.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 北京:华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8] 宋金兰. 古汉语判断句词序的历史演变——兼论“也”的性质[J]. 语文研究,1999(4).
- [19] 唐均. 满语判断标记词及其句法功能[J]. 满语研究,2005(1).
- [20] 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 [21]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22] 王力.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J]. 清华学报,1937(1).
- [23]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4] 王尧. 吐蕃金石录[M]. 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25] 王志敬. 藏语拉萨口语语法[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26] 吴安其. 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J]. 民族语文,1996(2).
- [27] 吴安其. 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J]. 民族语文,2001(2).
- [28] 吴安其.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 [29] 西田龙雄(A). 汉藏语系中词素词干的某些问题初探[A].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数据集(第九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7.

- [30] 西田龙雄(B). 藏语的变迁和文字[A]. 西藏的语言和文化[C]. 东京: 冬树社编, 1987.
- [3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成果报告(简本) [R].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 [32] 向熹. 简明汉语史(修订本)(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33] 向熹. 汉语探源[A].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4] 邢公畹. 汉藏语系研究和考古学[J]. 民族语文, 1996, (4).
- [35] 邢公畹. 汉台语比较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6] 邢公畹. 汉藏语同源词初探[A]. 丁邦新 孙宏开.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C].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
- [37] 徐中舒. 西周史论述(上) [J]. 四川大学学报, 1979, (3).
- [38] 杨伯峻, 何乐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4.
- [39] 杨荣祥.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0] 俞敏. 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0, (1).
- [41] 俞敏.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2] 严文明.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3] 张军. 汉藏语系语言判断句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 [44] 张玉金. 甲骨文虚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45] 赵长才. 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史演变[J]. 中国语文, 1995, (1).
- [46]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47] 郑张尚芳.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A]. 汉语的祖先[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48] 周法高, 张日升, 林洁明. 周法高上古音韵表[M].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 [49] 周炜. 《米拉日巴转》的语法特征及比较[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 [50] Paul K Benedict. *Sino - Tibetan: A Conspect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51] 汉藏语言概论[M]. 乐赛月, 罗美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 [52] Greenberg, Joseph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 ed. Joseph H. Greenberg. London: MIT Press, 1963.

The Origin of “也(ye)” Judgment Sentence in Pre - Qin Chinese ——Evidences from Language Contact

LU Qinn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er for Post - Doctoral Studies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The primitive Chinese started to divide in the era of Yan & Huang (the two legendary rulers of remote antiquity) , and the Qiang (羌) people (Tibetans) was the first to be split off. The languages of Zhou and Shang people both originated from primitive Chinese. However , since the Zhou people ‘escaped to Rongdi (the tribes in the north and west of China before Qin Dynasty) ’ for as long as 500 years , when they established a state and returned to central China , the language of Qiang had already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for at least over 1000 years. Therefore , the language of Zhou mus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at of Qiang deeply. The ‘也(ye) ’ judgment sentence could not be found in oracles or ‘Shangshu’ , but emerged explosively in the period of West Zhou Dynasty , so it(‘ye’ judgment sentence) was most likely to be borrowed from the language of Qiang through the Zhou people. From the angle of phonology , the phonological performance of ‘也(ye) ’ (* lags) in archaic Chinese corresponds with the judgment word ‘lags’ in Tibetan. From the angle of form , the types of traditional ‘也(ye) ’ judgment sentence are also in high correspondence with those of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Now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也(ye) ’ judgement sentence originated from the language of Qiang people in the ancient times , which did not create itself spontaneously , nor was it a phenomenon of Sino - Tibetan homology , but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contact.

Key words: ‘也(ye) ’ , judgment words , language contact

(责任编辑: 江雨桥)